

· 文學研究 / 文學與圖像專題 ·

主持人語：

“文學與圖像”研究是晚近以來的新興學術思潮，其興起的直接原因是“圖像時代”的到來所造成的“文學危機”；不僅如此，在這一現象的背後，是圖像符號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勢，迅速僭越或替代本屬於語言的領域。作為有史以來最主要的兩種表意符號，語言和圖像二者在歷史上是唱和的、和諧的，具體表徵為語言為主、圖像為副。“圖像時代”改變了這一格局，極具誘惑力的圖像開始侵蝕、剝奪語言表意；長此以往，人的語言能力走向衰退不可避免。“人之所以為人者，言也。”（《春秋穀梁傳》）語言表意的這一困境作為“圖像時代”的負面，標誌著人類正在面臨嚴重的符號危機，前所未有！也就是說，當下的文學與圖像關係研究，實質是追問語言與圖像的符號關係，即通過“文圖關係”探究“語圖關係”，從而使“詩畫關係”這一傳統論域，被提升到空前的新高度。

“文學圖像”，即與文學相關的圖像，傳統書畫是其重要方面。殊不知，“書”和“畫”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圖像，依照顏延之的觀點，書法是“識圖”，繪畫是“形圖”，它們與文學的關係大不相同。鑒此，本專題兼顧了文學圖像的這兩大類型，第一篇討論文學與書像（書法圖像）的關係，後兩篇討論文學與繪畫的關係。

《書法鑒賞中的觀看與識讀》基於漢字“字象”與“書像”之兩分，認為書法藝術是字像的形式化、圖像化，從而決定了“觀看”是其鑒賞活動的第一觸覺；另一方面，“觀看”並非書法鑒賞的全部，因為它的直接對象是文字，由“觀看”而“識讀”的意向性油然而生。這就是書法鑒賞的“遞進”特徵，也是它與繪畫的重要不同：“畫像”是物象的摹仿或再現，“觀看”是受眾的基本觸覺活動，“見乃謂之象”（《易傳·繫辭上》），不涉及進一步“識讀”，所見即所識。論文對書法“觀看”與“識讀”進行了辨析，實質是“書像觀看”與“文學識讀”的辯證關係。

《賦語對畫語的轉化：論水墨花卉的賦畫關係》聚焦於“賦語”對“畫語”的轉化，限定這一範圍有益於凝練主題。“賦”乃中國文學之大宗，每個時期都有鮮明的特色。水墨畫題賦則是用“‘以虛寫實’之法，彌補畫面具象之局限”。“繪畫借水墨之光影營造生命氣息，使畫中花卉呈現虛實之間的張力，促成文學與繪畫的深度對話。”

《洗玉清抗戰初期香港圖卷題詠與文人身份焦慮》將時間地點限定在了“抗戰初期”的“香港”，增加了近距離的現實感。與題畫賦相類，“圖卷題詠”也是中國畫特有的款式。明代之後的題詠已不再像唐宋那樣“詠畫不離畫”，已經從“詮釋圖像”演變為“引申畫意”，畫本體成為了言說的由頭，從而為借畫敘事、借畫抒情、借畫言理提供了無限可能。上述兩篇論文可謂切中文學與圖像關係之肯綮——面對圖像如何言說，此乃西語 Ekphrasis（造型描述，又譯“藝格符換”）者也。當然，文圖互動關係還有另外一面，那就是詩意畫之類的“文生圖”，有待我們繼續討論。

主持人簡介：

趙憲章，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，南京大學文學院榮休教授，曾任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、中文系主任，上海大學美術學特聘教授，北京大學文研院邀訪教授等。主要從事形式美學方面的教學和研究，推舉“通過形式闡發意義”的學術方法。著有《文藝學方法通論》、《西方形式美學》、《文體形式論》、《文學圖像論》，主編《中國文學圖像關係史》（多卷本）、《中國文學圖像簡史》等。曾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、中國出版政府獎、江蘇省政府社科一等獎等。目前學術興趣在文學圖像論、文學書像論。個人學術公眾號“稷下問學”。